

薛俊武 著

HANZIZI DICHU

第七集

漢字揆初

漢字文化叢書

卷一

圖像上 漢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內容簡介

本集從漢字構形解析的角度闡述宇宙間陰陽交泰、天地合德和古人創造文字，反映在“天人合一”理念上的字理解釋與人類對天地所獲得的理性認知。揭示中華文字起源於伏羲“易八卦”和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”，是世間一切事物起始與發生、發展的根據，使中華文字進入一個宏大的釋義場域，在中華文字科學研究領域，具有學術前沿意義和開拓創新價值。

《易經》是中華科學文化的發軔，是引發啓迪創造的巨大思想資源。

本集共釋字100個，連帶釋字794字次。

汉字掇初



【第七集】 薛俊武 著

漢字的『天』——講述漢字創造中昭示『天人合一』理念的故事

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漢字揆初. 七 / 薛俊武著. —西安: 三秦出版社,
2018. 12

(漢字文化叢書)

ISBN 978 - 7 - 5518 - 1926 - 8

I. ①漢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漢字—研究 IV.
①H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274463 號

漢字揆初(七)

薛俊武 著

出版發行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
社 址 西安市雁塔區曲江新區登高路 1388 號
電 話 (029) 81205236
郵政編碼 710061
印 刷 西安天正印務公司
開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張 12.5
字 數 28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數 1—1000
標準書號 ISBN 978 - 7 - 5518 - 1926 - 8
定 價 58.00 元

網 址 <http://www.sqchs.com>

知道陰陽五行、天人合一、格物致知等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觀念，是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整體系統的方法論，并具有現實意義。

——《中國公民科學素質基準》
(科技部、中宣部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頒布)

意音字的定義

爲了不將“六書”中的形聲字，誤解爲一部分代表字形、一部分代表字音，我們把這部分“形聲字”定義爲“意音字”。這是因爲東漢許慎的“六書”說，是從造字法角度提出來的。文字的本質是字形，造字法就是創造漢字字形的方法，其實都是造形，都是“拼形”。既然文字都是拼形的視覺符號，所以字形的構件一定都是“形”，而不存在“音”的。因此，把漢字的一類定義爲“形聲字”，就不確切了，故而提出“意音字”的概念。

“意音字”就是兩個以上多個獨體構形爲一個合體字形，其中一個獨體字不僅含有字理意義，而且還應具有該字的音讀意義。例如汪、枉、狂，水、木、犬是形符，而“王”除具有該字字理意義外，還具有爲“汪、枉、狂”發音的條件。又如嘉、關、寶中的吉、卩、貝不僅以形意參與構字，而且還以“ㄩ”“ㄍ”“ㄅ”分別作爲該字的音讀。

“意音字”的定義把文字的“形”“意”“理”“音”四個因素都概括了，是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定義。

形聲字仍然存在，如《說文》所釋極少量的“形聲字”不變。

自序

中華文字的非學院式解讀

—

我是一個字蟲，望八之秋，垂垂老矣，還有一個蓄謀已久的勃勃雄心——在桑榆晚景中，把中國常用的幾千個漢字，齊齊地茹嚙咬啞一通。御宇寥廓，獨闢蹊徑，追根尋底，正本清源，以重振中華文字的氣脉。

一隻秋後的螞蚱，不知老之將至，還如此發憤忘食、樂以忘憂地蹦跳，其初萌也並不高遠。面對中華文字的本有魅力和當下境況的滿目瘡痍，便有了一種撰述的衝動，這種衝動，又近乎宗教般地持守。人生是一種責任，既然生

命之火未泯，就該履步存在的擔當，這不是執着，而是值得。同時，也想告慰曾經關心過我的尊親師友，尤其是告慰爲我蒙童之年讀書認字受了苦的母親。我以爲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安排我拔離猥瑣和污濁，去參與一種神奇和聖潔。退休伊始，《漢字揆初》第一集便在早已錨定的方向上匆匆起步，原意先給母親一個意外的驚喜，而甚爲遺憾的是，尚未完稿，她就離開我們了！

被興趣的力量所召喚，在中華文字激流的長河中蕩漾、搏擊、輾轉、盤桓，自認爲做了一件和中華傳統文化精髓最爲接觸的事情，是我退休以後命定的幸運和滿足，感慨多多，也收穫多多，酸甜苦辣自在其中。出版了《轉換異構——漢字起源論》和與文字釋義相關的《周文化與姬家溝》。還爲心儀者白玉潔先生編輯了《盤屋風雲》《霜葉軼杲》《歸雁南聲》。作爲系列漢字文化叢書的《漢字揆初》，已出版到了七集，初步形成了文字流淌的一條小河。從文字的學理性結構，共釋解漢字九百〇五個，連帶釋字四千一百字次。

一個人受用、消享自己的耕耘，是一件愉快的事。《漢字揆初》以久蓄的長風烈焰、飽滿的精神涵濡，浩瀚的空間馳騁、恢廓的闡揚場宇，靈動的翰藻昭彰、嶄新的學術面孔，躋入這一被“文改”快意較轆、各色弊端不斷顯現、狼藉一片的園圃。這其間，需要提及的有兩個變故。

一個變故是版面的“以簡換正”

《漢字揆初》第一集是用簡化字排版的，在讀者群中截然有兩類不同反應：一類說“丈二的和尚，十畝地的糜子”；一類說“萬丈高樓，百科全書”。正體字的興趣者，可以說

愛不釋手；而被簡化字鉛灌的人們，却不屑一顧。文字學如獲法寶；“語言家”棄若草芥。是毀是譽，不管怎麼說，接着還來了個第二次印刷。在評者蜚聲中，一位可敬的讀者有如下批評：

作者對簡體字青睞有加，近乎偏執。在全書的前半冊基本全部用簡體字。但是衆所周知，依靠簡體研究漢字源流是不可能的，而且很多地方表述不清楚。比如說到“風”和“鳳”的時候，作者一會說“從蟲”，一會說“從鳥”。可是這兩個簡體字中何來的“鳥”和“蟲”啊?! 本書是研究漢字源流的，可是在示例中，楷體使用簡體字，一下就割裂了文字發展的脈絡。我說“偏執”，就是因為作者不惜對讀者造成困擾，也要使用簡體字。但是，後半冊有些必要的地方，還是使用了正體字，想來是因為簡體字實在解釋不清。比如講“後”字的時候，就必須用正體字。

我之所以尊呼這位讀者為“可敬”，是因為他用不多的文字撓到了我的癢處，道出了我的苦衷和無奈。從第四集開始，在出版社同意的情况下，才更換用正體字排版。現在看來，《漢字揆初》一至三集是做學問的剛剛起步，除版本有缺憾外，還存在許多硬傷，正如這位可敬者所言“依靠簡體研究漢字源流是不可能的”。故在十集完成以後，上天若能助我，將決意用正體字來一次整飭和刷新。

中華正體文字是中華文明的標志，也是中華文化的根

基，中華文化若要經久彌新、表意準確，必須依靠正體字。四集以後的《漢字揆初》是用正體字排版的，豈不知她把當今的多少年輕人，打入了文盲行列！發行量的減少是可想而知的。這是因為正體字成了“讀者”通達理趣的一道高牆，作者與讀者在思想照應、精神對接和心靈共鳴上發生了障礙。加之，這一類書籍，一不熱切大眾，二不討好庶人，愛不釋手者可能會有，但肯定不很多。古人鍾子期死了，琴師俞伯牙以為失却了知音，便自毀琴瑟，發誓不再鼓琴。我雖沒有俞伯牙那麼失落，但和他在看重知音、士為知己者用的心情上，却是相通的。假若《漢字揆初》能有一些姓“鍾”的，我就有了到那個世界，去拜謁俞先生的勇氣。事實上，從第四集以後的正體字版本，在內容鋪陳、彰顯厚重、字理闡釋、揭示奧旨上，使得中華文字研究才走上了正軌、出現了新的波峰，使得《漢字揆初》開始有了一個穩定、規範、規律的走向，她的版本更是具有魅力的。自信只要人類繼續需要精神的星空和思想的地平，對未知世界的追求不會停步；只要中國人不捨棄傳統文化，繼續使用漢字，她的精神永遠會是讀者面前燃燒着的一根燭照，她的精神魅力、燭光所照，至少是不會在短期內退役的。《漢字揆初》的正體字排印，不在乎遭到的冷遇，她畢竟是一顆中華文化的種籽，堅信只要埋入中華大地的沃土，有朝一日接上地氣，遇上春風，總是會發芽的。

第二個變故是《漢字起源論》的匆匆出籠

二〇〇九年秋冬，《漢字揆初》三集書稿剛剛殺青，災星突如降臨，三進醫院，兩次手術，面臨如此的境況，我預感大事不妙，《轉換異構——漢字起源論》就在病榻上構

架、康復中撰就。對於當時的心境，我在該書後記中有過如下一段記述：

去年秋冬，三進醫院，兩次手術，生命進程老老實實地敲了警鐘。如果沒有老死的存在，就無法覺察時間的緊逼。由於能夠理解的原因，展獻的欲望和緊迫之感以及擔當之任，強我改變原定的寫作方案，走上了一條終南捷徑。《漢字起源論》的論證，原先是要作為壓軸之戲最後上演的，這在拙作《漢字揆初》第三集封底上是給讀者開出了狗肉賬單的。對於“漢字起源”這個紛爭了一千多年的重大學術研究課題，基於幾十年的輯錄和思考，主觀上想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給綰個結子，可是，這次起碼早於十年的倉促上陣，精神的積澱和物質的準備，自然都顯得不足。

“未覺池塘春草夢，階前梧葉已秋聲”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！此時的光陰，就是我最為稀缺的資源了。《轉換異構——漢字起源論》就這樣在搶奪的情氛中，率爾操觚地出版了，除理論和經驗的儲備不足外，加上微恙在身，未遑精校，誤舛多多，這些也為我留有極深的遺憾。

《轉換異構——漢字起源論》的出版，雖然是火中取栗，却也使得我長長地吁出了一口氣，大概是由於情緒上得到了舒放，心理壓力得到了緩解，病情也由此漸漸好轉，以致《漢字揆初》有了讀者面前的七個集次。

功名的塵埃落定，有幸得到一片藍天，把現今還流行

的幾千個漢字，齊齊地茹嚙咬啞一遍，既是我老來生命的形態，也是我活着的理由。別嘲訕老頭子靠咬文嚼字活着，自認咬文嚼字體現着人生的旺盛和思維的旺盛。中國人其所以那麼自信滿滿地面對世界，不就一直以來，掖着一本叫作“文化”的書嗎？中華文字是中國讀書人久違的一種鄉懷，是由時間拉開距離的一種惆悵。讀者諸君當下翻看的這個薄本子，不就是為彌合鄉懷、消解惆悵而舉奉的果餌嗎？

對於中華文字的鍾愛，於我來說，唯一有效的付出就是勉力把她長期積澱下來的豐厚、深邃的意趣和形、意、理、音融入自己的血液，做負責任地釋解，揭示被歷史有意歪曲或無意隱蔽了的內涵，講好中國的故事，重振文化漢字的氣脉。

中華漢字經過長期的流變，凡能流傳下來的，一定帶有《易經》理趣的想象和視覺，帶有《易經》理趣的澆灌和薰沐。解釋文字向來都是思想者的事，而這種思想又是聚訟紛紜的生態園囿，很難定義出先天就有的標杆——“木秀於林”者是也。然而，站在《易經》理念的制高點上，每有高屋建瓴、勢不可擋以及初出豁谷的興奮和一覽衆山小的寬闊。

對於中華文字的闡譯釋解，本來就是學養的跳躍、學問的漫遊和學術的散步，可惜這些我都做得極差。以古老的易學義理為經，以原創性抽象的符號為緯，將文字的衍生、發展定位在易理的宏大坐標之上，然後進行一些微觀的整飭、調理，編織出一幅圖景。這自然有揭示秘密的期許，意欲能給讀者展現一幅文字原創性符號意義與漢字來

龍去脉的圖景，希冀中這幅圖景最好是靈異美妙的、受讀者歡迎的。

文字的辨釋解詁，是邁向文化高端的刨梳，真正弄清其真諦的是屬於文化聖賢們的壯舉，凡夫俗子者流，罕有染指者，老夫當初能躋入其間，這實在也是一個偶然。相信這套叢書能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，打開讀者的視野，引導讀者從啓蒙走向深沉，讓讀者從中獲得閱讀的愉悅，領略文字的美妙，享遇精神的快感。

二

追尋中華文字的源溯，反思“六書”造字之說，闡述《易經》理念是中華文字形成的理論依據和精神支撐。博采幽遠，窮理盡性，提出了“二進制”式的文字發生、發展理路。對中華文字的起源，有了一個輪廓性的闡述。

文字字形的來源和形成，這在學術界是個天大的問題，幾千年以來，多少文人學士，他們有興趣索源探蹟、皓首窮經一生，也莫能得出一個和實際接近的、合乎邏輯與文化理念的結論來。雖有各種各樣的探索，也曾有過許多的說想，但至今仍然是迷迷惘惘、紛紛揚揚、各表各意、難與參同的局面，仍然是半斤八兩地擺在我中華民族的面前。

研究中華文字是怎麼形成的，這是小學問；研究中華文字是怎麼會形成，才涉及大學問呢！

中華文字的起源，緊緊與易理相連接。她完全出自伏羲“易八卦”理念的精神啓迪和得到陰陽爻符的形意支撐，通過轉換、異構這一漫長的過程，才形成了這一龐大神奇

的以形表意的視覺符號系統。

從“○”開始，“一”(一)“-”(二)是中華文字的生命基因，也是中華文字繁衍生息的物質基礎。用簡捷明快的方式來表述就是：一生於無，一即有，二即生；一是字父，二是字母；一二而有三，三生萬形的文字。這正符合由電腦編碼的“二進制”原理。當今用“二進制”的運作來反映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和變幻無窮，也反映着中華文字字形的千萬形狀和千變萬化。所有現存的字形，都脫離不了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”這個窠臼。按照“一二”基因規定新生的字形，是該新生字生命存在的理由。大凡脫離了自我規定基因造形的所謂文字，都會被漢字王國的優秀基因所淘汰。這在一至七集《漢字揆初》和九百〇五個釋字中，都有充分的考證和闡釋，這裏茲不贅例。

《說文解字》問世以後，文字訓詁奉“六書”為“造字之法則”，說其是漢字“字形的原本”。“六書”概念，許慎之前就有人提出，後由許慎定義，對訓詁界影響極大，被文字訓詁者一直奉為圭臬。其實許慎“六書”是按小篆字形，歸納為六種文字類型而已，其歸納得也并不嚴謹，不可能成為中華文字的造字之法，也絕不會是中華文字字形的原本，更不會成為造字之法的“一錘定音”。

學則須疑。文明的進步和拓展，來自對成說金科玉律的質疑。

許慎說“一曰指事。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可見，上下是也”。小篆的上作“⊥”，下作“⊥”。“丨”從上到下一豎劃，在易理上是時間的標意(自左至右的“一”是空間標意)。其實，上、下二字，都是典型的會意字。

許慎說“二曰象形。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日月是也”。畫與字的區別在於是否給畫賦音。沒有賦音的畫，永遠是畫，是不可能“隨體詰詘”的，也是不可能稱其為字的。這就好比新生兒，只能是個“人”，未起名之前他(她)並不屬於自己，名至才能實歸。更何況日月二字，至遲從甲骨文時代起，就是兩個十分明確的會意字，而并非象形字。

許慎說“三曰形聲。形聲者，以事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”。“江”的水旁之“工”，是由甲骨文“𠄎”(壬，甲骨文時代工、壬一形)構成的字。“𠄎”是時間的從上到下，在這裏是指江水的從高到低和奔流不息。“河”旁之“可”是用男女和合的纏綿、蜿蜒和悠遠的意域參與構字的(漢以前只有黃河稱河，其餘河流均稱水)，能說它是純粹的聲符？其實“江”(粵音)與“河”都無疑是兩個意音字。清代朱駿聲在他的《說文通訓》中統計《說文》有“形聲字”七千六百九十七個，證明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析形釋義是不够妥切恰當的。

許慎說“五曰轉註。轉註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”。轉註，可能是說互為解釋，但其不是造字之法，如釋老“考也”；釋考“老也”，既然含義相同，必同意合并。其實，“老”“考”是不可互訓的。老，從匕，標意對女性祖輩的尊稱，如姥、姥姥等；考，從丂，標意對男性祖先的敬稱，如父考、祖考等，都沒有那種“轉註”的可能性。

許慎說“六曰假借。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移事，令長是也”。假借，就是文字綫形鏈條中出現斷檔，借用其他字音來補缺的一種補救方法，這在古代文字數量儲備不足的情況下，是一種權宜之法，隨着文字的增多，這類問題已基本解

決。但是，這屬於用字之法，既不是造字之法，也不可作為字形的一種類型。

所謂“六書”，唯獨“四曰會意”。會意者，比類合宜，以見指撝，武信是也”的定義可以成立，但其仍為識字之能，并非造字之法。

正因為“六書”不是造字之法，不能揭示文字原創性奧旨，更不是揭開漢字起源的一把鑰匙，許慎以降，文字闡釋的路子也就越走越窄，終於大面積被“象形說”所陷落。

遵循“一二”的基因規定和八卦符號轉換、異構的造字之法，所造出的文字，在楷體出現以後，大致可分為以下類型：

一類是會意字。造字之初本為會意，會意不足，象形補之，象形不足，形聲補之，形聲不足，同音假借。我曾對於省吾先生《甲骨文字詁林》做過統計，他的甲骨文一百五十個部首字中，僅有十一個字為象形字，其餘基本屬於會意字。中國的文字基本是從有含義的符號轉換而來，能做出會意判斷的居多，可以說，漢字的基本隊伍原本是由會意字組成的。

一類是意音字。《說文》把大量的意音字解釋成了形聲字，其所說的“聲”，其實往往是參與字義構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符號。

一類是形聲字。小篆以前的字形，屬於“形聲”的極少。小篆以後，新出現的字形中偶有形聲字，如氫、氧、鎂、硒等。

一類是基本被淘汰了的指事字和象形字。指事字在楷書中也基本消失了，如金文的“𠂔”楷書已隸變成“亦”，但也有保留的，如小篆的“底”，楷書作“底”，底下的點就是指事。嚴格地說在小篆以後的楷書字形中，象形字是不存在的。例如甲骨文的“𧈧”（精蟲）是象形字，楷書已作為“蟲”“虫”或

“巳”的形體處理過了。

許慎所闡發的“六書”，在理論上是無源之水，在實踐上，也未能做到文字起源的發蒙啓閉。聖人創造了“一二”陰陽二爻之後，人類開始明白了陰陽之理，知陰知陽，邁開了文明的第一步，做到了文字起源的發蒙啓閉，是中華文字乃至文明發生的第一道曙光。

“二進制”的理論和實踐，是信息時代的前沿科學。其秘密是德國號稱通才的萊布尼茨在十八世紀發現的。他認為“○”和“1”是萬物的本源（當前計算機普遍使用的系統）。他曾經為他的發現而狂歡。可是，這一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發明，是中華民族祖先早在七八千年以前的專利。我在《轉換異構——漢字起源論》中敘述“二進制”造出了“中”字，這是遠遠不夠的，更為確切地說，由其造就了中國以形表意的文字系統。

請看“○”和“1”二進制，是如何用八卦符號演繹出來的。

☰(乾) ☱(兌) ☲(離) ☳(震) ☴(巽) ☵(坎) ☶(艮) ☷(坤) 這八個符號，因是八個卦象，故稱為八卦。八個形狀隱含着“二進制”記數法的數理，分別是：一一一，一一二，一二一，一二二，二一一，二一二，二二一，二二二。請注意，這裏屬陽爻的用“一”作標記，屬陰爻的用“二”作標記。大概是逢二進一原理的規定，二被“○”的符號所代替。因此，用阿拉伯數字標記起來，分別就是：111, 110, 101, 100, 011, 010, 001, 000。“○”和“1”的二進制，就是用乾卦的“1”和坤卦的“○”所構成。這就是《易經》《道德經》等經典所闡述的“一陰一陽謂之道”“乾坤定矣”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”的